

# 萬籟俱寂

李崇仁

在春風春雨的時節，如果你來到長崎市西坂町的「日本二十六聖人紀念館」憑弔，站在館前的紀念碑，瞻仰一字排開的二十六位殉道聖人塑像，你必會感受到那神聖、肅穆和悲壯的氣氛。於天地皆沈默之時，你聽到甚麼聲音？

「日本二十六聖人紀念館」是天主教會為了表彰和紀念二十六位首批日本殉道者而建成。這二十六人中有六位是外籍傳教士，二十位是日本籍天主教徒，他們因為堅持信仰，被當時執政的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親自下令處決，在 1597 年 2 月 5 日於長崎西坂的山丘上殉教。

1549 年，聖方濟沙勿略將天主教傳入日本。開始時教會的發展很迅速，有數十萬人領洗入教。但後來日本當權者眼見菲律賓淪為西班牙的殖民地，懼怕傳自歐洲的宗教思想會威脅他們的政權，豐臣秀吉遂於 1587 年對天主教發布禁教令，接著大舉迫害和殺戮天主教徒，包括在長崎遇害的二十六人，他們當中三名是兒童，最年幼的只有十二歲。這二十六位殉道者於 1862 年同被冊封為聖人，合稱日本二十六聖人。

豐臣秀吉死後，另一大臣德川家康取得大權，日本進入江戶幕府時代。幕府當權者繼續禁止天主教，更實施鎖國政策，和西方國家斷絕交往，宗教迫害和殉道事件則持續不已。直至十九世紀中期江戶幕府臨近衰落時日本才逐漸解除鎖國及向天主教解禁，在 1858 年外籍傳教士重新獲准進入日本，結束了天主教在日本長達二百七十年代的教難。

教難期間，日本信徒們不斷祈禱，希望天主會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中。然而，在這接近三個世紀的黑暗時代，天主是不是一直在沈默呢？1966 年，日本一位天主教徒作家遠藤周作以這教難為背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寫成一部歷史小說，名為《沈默》。荷李活導演馬田史高西斯把這小說拍成電影，電影於 2016 年底上映，片名也叫《沈默》“Silence”。



德高望重的葡萄牙籍耶穌會神父費雷拉毋懼日本的禁教令，遠涉重洋去到這島國傳道，之後不知所終，傳聞他被捕後飽受迫害，因不堪折磨而變節叛教，已歸化為日本人，甚至有妻有子。澳門聖保祿神學院的院長范禮安神父把這消息告訴費神父的兩名年輕門生羅德里哥神父及卡羅培神父，但二人絕不相信，

並決定冒死前往日本尋訪恩師。范院長勸阻無效後，陪同他們離開修院，走下一段石階。三人的背後是當時遠東最大的天主教石建教堂聖保祿大教堂，這教堂的前壁是日本逃難出來的天主教徒工匠建造及雕塑而成，所以帶有一點日本色彩。從石階往下走是一個小小的海灣，羅神父和卡神父從此處出發，由一個名叫吉治郎的日本人帶領下，乘船前赴日本尋找費神父。他們同時把日本工匠的虔敬、思念和希望帶回家鄉。

兩位神父抵達日本後，吉治郎引薦一群隱蔽的教徒和他們會面。這些教友大多數從沒有機會接觸過任何神父，除了由族長主持施洗外，他們沒有接受過任何聖事。終於，有兩位神父來到，給他們開彌撒、派聖體和聽告解，眾人都萬分欣喜和感恩。

有一位教友送給羅神父一個自製的耶穌十字架苦像，雖然手工很粗糙，羅神父對這小禮物十分喜歡和覺得很感動。教友們告訴神父日本官兵怎樣迫害教徒，例如強迫他們「踏繪」，即踐踏耶穌聖像以表示棄教，不肯踏繪的人會被殘酷的方法處死。吉治郎全家被殺，他是少數願意踏繪的教徒，因此得以苟活。

很快官兵察覺到這群教徒的活動，雖然兩名神父沒有被發現，教徒們仍然遭加害。官兵命令年老的族長和另外三人踏繪，他們寧死不屈，於是官兵把他們綁在十字架上，趁潮退時豎立在海邊，使他們在潮漲時被海浪淹死。當中那位送十字架苦像給羅神父的教友被折磨了數天才去世，他臨死時還在唱著聖詠，只有疾風和巨浪在伴奏著他為自己唱的安魂曲，天主彷彿一直沈默。兩位神父目睹這一切，知道假如他們繼續一起逗留在這群教徒當中必將引致更多人受迫害，於是決定離開這些教友，而二人也分道揚鑣，各自去尋找費雷拉神父。

羅神父在途中再次遇到吉治郎，豈料吉治郎出賣了羅神父，暗中帶官兵來捉拿他。官兵押走羅神父時，把三百個銀幣擲向吉治郎，那是他告發羅神父所得的賞金。羅神父和另一批被捕的教徒一起被囚禁，吉治郎竟然也被關在一起，他向羅神父告解求寬恕，神父雖然萬般不願，但仍以天主之名給他赦罪。

在囚禁期間，羅神父接連看到教徒被虐待和殺害。他更被帶到海邊，眼睜睜看著也已被捕但不願棄教的卡神父為搶救被丟下海的教徒而自己也被溺斃。官兵不斷地折磨羅神父的意志，要他踏繪棄教，神父的精神已接近崩潰，狂哭狂笑，但始終不肯屈服。



之後，羅神父被帶到一間佛教寺廟，在他面前出現的就是他來日本尋找的費雷拉神父。山河故人在異國重逢，枯山水庭院，禪意洋溢的靜室，兩人在這環境相遇，卻都沒有一絲喜悅。費雷拉面對自己的愛徒，露出一臉歉疚。他們對話時有一名官員和一位僧人在旁監視，所以不能暢所欲言。費雷拉向羅神父承認自己因經不起酷刑已宣布棄教，並且皈依了佛教，依據律例他取代了一個被處決犯人的身分，要了這犯人的姓名「澤野忠庵」，更繼承了他的妻子和兒子。費雷拉寫了幾本關於西方天文學與醫學知識的書，還寫了一本名為《顯偽錄》的反天主教書籍。他慨嘆地說日本文化不會完全瞭解和接受外來的宗教，這是一塊沼澤地，天主教在日本難以紮根。最後費雷拉對羅神父

說出和他會面的目的就是勸他也要棄教。羅神父駁斥費雷拉的言論，更指責他讓教會蒙羞，二人不歡而散。

當晚，羅神父在牢房聽到幾個人在悲慘哀號，原來官兵在虐待五個已被逼棄教的教徒，而唯一可以救他們的就是羅神父，只要他踏繪棄教，這五個人就能逃出生天，但假如羅神父堅持不棄教，他們便會被慢慢地折磨至死。羅神父內心幾經掙扎。此時他聽到一個聲音說：「踏下來吧！我來到這世界就是受人踐踏的；我背上十字架就是要分擔人類的痛苦。」最終羅神父把腳踏在耶穌聖像上，接著他俯伏在地痛哭。這一刻，雞啼了。

羅德里哥棄教後，步上費雷拉的後塵，取代了一個被處決犯人「岡田三右衛門」的身分，亦繼承了他的妻子和兒子。羅德里哥多次被要求踏繪和親手書寫棄教宣言，他都毫不猶豫地遵從指示照辦。他和費雷拉甚至負責審查舶來貨品，如發現帶有基督宗教色彩的物品便立即扣押。羅德里

哥成了惡名昭彰的叛教者，但反而吸引到多次棄教又多次懺悔的吉治郎來找他要求辦修和聖事及赦罪。羅德里哥因為已不再是神父，所以拒絕了他，但二人一起祈禱。羅德里哥說：「主啊，我對抗了你的沈默。」他馬上聽到一個聲音說：「你受苦時我和你一起，我沒有沈默。」後來，吉治郎被人發現佩戴聖像飾物而被捕，從此杳無音訊。

若干年後，費雷拉和羅德里哥先後去世。羅德里哥的遺體被送往火葬前，他的妻子偷偷把當年日本教友送贈的十字架苦像塞在他手中，陪伴他沈默地離開人間。

費雷拉和羅德里哥應否為了拯救別人的性命而自己叛教呢？這是一個倫理困境 (ethical dilemma)，無論怎樣做都違背自身的道德價值。羅德里哥踏繪前聽到一個聲音說：「踏下來吧...」，這真是耶穌打破沈默向他說話嗎？其實耶穌說得很清楚：「誰若在人前否認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認他。」(瑪 10:33) 所以耶穌鼓勵人否認自己似乎不大可能。

耶穌也說過：「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 5:10) 遭壓迫者所殺害的信徒被稱為殉道者 (martyr)，這詞源自希臘文，意思是見證人，他們甘願犧牲性命為信仰真理及基督的道理作見證，他們以教會為榮，教會也以他們為榮。

叛教者則相反，他們作了反見證，讓壓迫者有更多機會羞辱教會。日本官員勸誘羅德里哥踏繪時對他說：「踏下去吧，只不過是一個形式，只不過是一幅畫像。」當他的腳踏了下去，他也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他向仇教者投降，讓人看到在日本的最後一位神父被擊潰了，餘下的平信徒還需要堅守信仰嗎？後來，費雷拉和羅德里哥兩名

墮落了的神父助紂為虐，幫助壓迫者迫害自己曾經獻身過的宗教，這情景何其荒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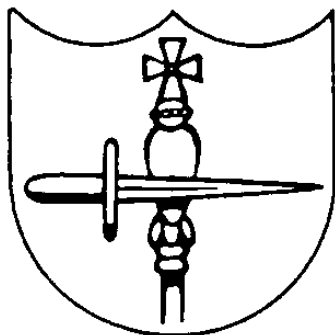
舊約《瑪加伯下》第六章記載一位經師為義殉道，展示了無畏無懼，視死如歸的見證者之風範。約於公元前 175 年，塞琉古帝國國王安提約古四世壓迫猶太人，強迫他們希臘化，嚴令他們背棄祖傳的規誡，不得按照天主的法律生活，違

者處死。年老的經師厄肋阿匝爾被迫進食天主法律禁吃的豬肉以表示棄教，他堅決拒絕。監督他吃豬肉的人和他有多年交情，預備了猶太人合法可吃的肉給他，勸他假裝吃王命的祭肉，就可免一死。可能那監督也有說：「吃吧，只不過是一個形式，只不過是一塊肉。」但厄肋阿匝爾說：「像我這樣年齡的人，決不宜作偽，免得

許多青年，想年高九十的厄肋阿匝爾也接受了外教禮俗，因我的作偽和貪戀殘生，他們也都因我的緣故而誤入歧途；如此，不免在我的高齡上塗上一層污點和恥辱！況且，即使目前我能逃避人的刑罰；可是，或生或死，我總逃不出全能者的手。所以現在，我若是勇敢捨生，我不愧有此高齡，因為我已給青年留下了一個為可敬的神聖法律，甘心慷慨犧牲的高尚榜樣。」(加下 6:24-28)

他說完這話，就走上刑架慷慨就義。當他受重刑快要斷氣的時候，呻吟著說：「具有聖智的上主，明知我能逃脫死亡，但是，為了敬畏他，我的肉身痛打之下，雖受到很大的疼痛，但我的心靈卻喜樂忍受這一切。」(加下 6:30)

厄肋阿匝爾在苦難中感受到喜樂，預示日後《伯多祿前書》的一句話：「你們要喜歡，因為分受了基督的苦難，這樣好使你們在他光榮顯現的時候，也能歡喜踴躍。」(伯前 4:13) 厄肋阿匝爾的死給所有人留下了剛勇的模範，和大德不凡的記錄。這就是天主需要的見證人。



壓迫者仗著權勢殺害了殉道者，但這不是最終的勝敗。《瑪加伯下》第七章記載安提約古四世也以殘酷的刑罰殺害不肯違背祖先法律的一位母親和七個兒子。幾名兒子臨死時都向國王說出義正詞嚴的話：「你這窮兇極惡的人！你使我失去現世的生命，但是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們這些為他的法律而殉難的人復活，獲得永生。」(加下 7:9)「深信天主使人復活許諾的人，死在人手中，是求之不得的；可是為你，卻沒有進入生命的復活。」(加下 7:14)「你這有死有壞的人，現今你對人有權柄，為所欲為；可是，不要想我們的民族已被天主擯棄。你等著看罷！你必要看見他的大能，看他怎樣懲罰你和你的子孫！」(加下 7:16-17) 幾名兒子都道出作惡者必須受到天主的審判，殉道者將得到永生。對於殉道者心靈的恐懼和肉身的痛苦耶穌最為了解，因為這一切他都忍受和經歷過。耶穌被捕時，他可以要求天父調動十二軍以上的天使營救他(參閱瑪 26:53)。他被釘在十字架上時，也有能力自己走下來，但天主的光榮總是從痛苦和死亡中彰顯。耶穌經過受苦、死亡和復活帶給人類永生，殉道者經過受苦和死亡而獲享永生。天主也許會容忍義人暫時受苦，但絕不會沈默。當萬籟俱寂之際，有一個聲音在說：「我未曾應許天常蔚藍，我未曾應允花兒常開，我卻恩許慈愛常在。」有耳的，聽吧！

二世紀著名神學家德爾圖良有一句名言：「殉道者的鮮血是教會的種子。」耶穌說：「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裏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若 12:24) 日本殉道者以鮮血在費雷拉稱為沼澤地給教會播下種子。英武如豐臣秀吉最後難逃一死，強盛如德川幕府始終難免敗亡，只有天主的教會歷劫彌堅。日本禁教令取消後大批隱蔽的天主教徒現身，他們是嚴刑苛政下世代傳承信仰的教友。這事史稱「信徒發現」，在日本天主教史上被認定是一個奇蹟。今天，天主教在日本再度蓬勃，教友眾多。當年的壓迫者和殉道者最終誰勝誰負，已是有目共睹。

日本二十六聖人沈默而莊嚴地佇立在長崎西坂山丘上，見證櫻花綻放，春雨綿綿。

註：

- (1) 羅德里哥神父和卡羅培神父都是虛構人物。羅德里哥的故事是參照真實人物意大利籍耶穌會神父朱塞佩基亞拉 Giuseppe Chiara (1602 – 1685) 的事蹟改寫而成。
- (2) 范禮安神父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 – 1606) 真有其人，他也是意大利籍耶穌會神父，天主教從歐洲傳到亞洲他有很大貢獻。電影中他沿著石階走下澳門聖保祿大教堂，但其實這教堂的前壁和石階於 1640 年才完成，范神父已經去世。聖保祿大教堂於 1835 年被付之一炬，只剩下前壁和石階，就是現今仍屹立不倒的大三巴牌坊。小說和電影是文學及藝術的創作，與歷史稍有偏離是可以接受的。
- (3) 費雷拉神父 Cristóvão Ferreira (1580–1650) 也真有其人，不過未必認識朱塞佩基亞拉神父和范禮安神父。電影中關於費雷拉的故事與事實大致相符。反天主教的書籍《顯偽錄》亦確有此書，但作者是否真是費雷拉則至今仍有爭議。根據記載，費雷拉在晚年回復天主教信仰，並遭因此遭江戶幕府迫害，最終以殉道者的身份去世。

